

人口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青年发展型社会的理论探究

■ 陆杰华 程子航 陈炫齐

[摘要] 党和国家的事业要发展，青年首先要发展。在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构建青年发展型社会对于持续推进党的青年工作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支撑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以及积极回应和满足青年发展需要，都具有重要作用。当下我国青年群体呈现出性别比失衡风险增加、流动人口规模增大、人口综合素质提高、网络使用率较高、职业发展更加多样、就业创业竞争压力较大等鲜明特征，需要重点关注青年的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职业发展与劳动权益保障、文化观念与社会心态、婚恋观与生育观、家庭代际实践与养老功能等重大议题。在全面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应突出以人为本、规划引领、系统推进、突出主体、立足国情的思路，从营造良好氛围、优化顶层设计、构建保障体系、完善监测评价等领域着手，推动构建青年发展型社会。

[关键词] 人口高质量发展；青年发展型社会；青年发展核心议题

中图分类号：C92-05；D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24）03-0005-10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24.03.001

自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以来，我国明确了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方向。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明确指出，“党和国家事业要发展，青年首先要发展”，强调了青年发展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新时代青年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行动主体，在当前我国面临人口结构转变、经济转型升级、亟待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等宏观背景下，构建青年发展型社会尤为迫切和必要。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年群体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发展与中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关键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2JJD840001）。

作者简介：陆杰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程子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23级硕士研究生；陈炫齐，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关系到人口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顺利实施,必须高度重视青年群体的培养和发展,为他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创造更多机会和平台。同时,人口发展战略的调整也是构建青年发展型社会的关键。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我们必须从依赖数量型人口红利转向质量型人口红利。这意味着要更加重视青年人口的教育、培训和创新能力提升,激发他们的创新创造潜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注入新的活力。经济转型升级客观上也对青年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以劳动力数量为优势的人口红利难以长期支持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对未来人口素质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构建青年发展型社会,提高青年群体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是应对这一重大挑战的时代选择。青年群体作为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亟待通过创建青年发展型社会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撑,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学界对青年发展型社会的研究显示,青年发展型社会是指一个重视和促进青年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强调以青年发展为核心,将青年的需求和发展纳入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1]。青年发展型社会的内涵包括青年权利保护、青年发展机会、青年参与和表达、青年文化建设、青年生态文明建设等维度^[2],重视青年的个体发展,也强调青年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责任,鼓励青年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和发展,发挥青年的创新力和创造力。在国内外的实践中,诸多国家和地区对青年发展型社会的理念进行了探索和实践,设立了青年委员会或青年事务部门负责制定和实施青年发展计划,开展了青年创业计划、青年志愿者计划等项目,为青年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平台^[3]。

构建青年发展型社会不仅是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要求,应当从战略高度认识和重视青年发展,为青年群体创造更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一、人口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青年发展型社会的重要性

第一,构建青年发展型社会是持续推进党的青年工作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构建青年发展型社会,是党在新时代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青年不仅是党的血脉所系,更是党的事业的关键后继力量。站在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高度,必须以更加严谨、稳重、理性的态度对待青年发展型社会的建设工作。构建青年发展型社会,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对党的十九大、二十大精神的深入贯彻,能够更好发挥“十四五”规划的引领作用。把促进青年全面发展摆在工作全局中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是提升党中央关于青年全面发展战略部署的政策转化效能的现实要求,也是激励青年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的时代要求。

第二,构建青年发展型社会是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性变化,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与比例同步呈现缩减趋势,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劳动年龄人口整体老化,人口红利消减^[4]。同时,人口整体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人口流动性持续增强。为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要挖掘

人口发展的潜在动力,更好发挥人口发展新形势下的人口优势和活力,缓解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结构老化的压力^[5]。构建青年发展型社会对于优化人口结构至关重要,有助于提高人口质量,促使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构建青年发展型社会,提供良好的教育机会与就业和创业环境,无疑可以提升青年人口的素质和能力,提高整体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促进质量型人口红利的构建,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源动力。为青年提供发展机会和良好环境,可以培养有能力、有责任感、有创造力的新一代人才,推动社会的进步和繁荣,对实现人口结构优化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构建青年发展型社会是贯彻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和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城镇化进程快速发展。截至2020年,我国城镇居住人口达90199万人,占总人口的63.89%,比重较2010年上升了14.21个百分点,增速显著提升。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下,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逐渐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要求提升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激发创新活力。构建青年发展型社会有利于为高素质人才提供科研合作与技术交流平台,进一步提升城市对青年的吸引力,推动经济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城市的创新发展活力和综合竞争力,实现青年发展、经济增长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相互促进^[6]。

第四,构建青年发展型社会是回应和满足青年群体多样化、多层次发展需求的客观要求。当前,我国青年发展已经实现从生存型到发展型的转变。青年处于从少年向成年过渡的生命周期阶段,面临着实现社会化的重要挑战。由于掌握资源较少,青年在社会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亟需社会关心和政策扶持,解决影响青年健康成长的“急难愁盼”问题。青年群体的发展诉求主要涉及就业、住房、婚育、教育与创业支持等方面,构建青年发展型社会有助于回应和满足青年群体多样化、多层次的发展需求。青年发展型社会推动产业多元化发展,建立和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创业孵化园区,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公共服务,能够为青年提供多样化的职业发展机会与住房选择,为青年创新创业提供支持和机会。同时,青年友好的文化娱乐设施和公共交通系统,有助于满足青年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和社交需求。青年发展型社会具备的创新创业环境与青年友好政策,将推动青年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

二、现阶段青年群体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

第一,青年群体人口占比走低,其中性别比失衡风险陡增。近年来,我国青年人口规模呈现缩减趋势。第六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15~34岁青年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从2010年的31.92%下降至2020年的25.79%;城市地区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2010年的40.22%下降至2020年的33.03%。依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预测,至21世纪中叶,我国青年人口比例预计降至不足18%,并自此之后长期保持在18%以下,从而成为全球青年人口占比最低的国家之一^[7]。预计从2022年至2050年,我国15至34岁青年人口将由3.68亿减少至2.31亿,占总人口比例由25.81%降至17.62%。青年人口占比降低的结果,意味着新增劳动力人口难以补足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口,这将持续降低劳动力人口

的比重^[8]。与此同时,青年人口的性别比呈现失衡态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前全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7,其中青年人口性别比达到110.36;城镇青年人口性别比为106.44,农村青年人口性别比则为120.91。总体来看,我国青年人口性别结构呈现失衡状态,且这种失衡在城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农村地区青年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程度更为严重。

第二,青年群体流动人口规模增大,人口分布存在结构性差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城镇青年人口数超过2.6亿,占城镇总人口的28.9%;农村青年人口数超过1亿,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仅为20.3%;全国城镇化率为63.89%,青年人口城镇化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约为71.54%。同时,根据人口普查数据预测,城镇少儿人口比例上升的趋势预示未来青年人口分布的城乡结构性差异将继续扩大。全国层面上,青年人口在城市中的比例最高,镇次之,乡村最低。镇和乡村的少儿人口占比高于城市,表明未来青年人口发展将以城镇为中心。青年人口城镇化率较高,城市对青年有较大吸引力。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年鉴数据,2020年全国青年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是工作就业与学习培训,其中城市和乡村的青年因工作迁移比例较高,镇因学习培训迁移比例最高。在流动方向上,青年人口倾向于向城市群核心城市与省会城市流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对青年有较大的吸引力。不同城市间迁入户籍意愿存在显著差异,生活成本、教育资源、文娱活动等都是青年流动决策的重要因素。

第三,青年群体受教育年限普遍提升,人口综合素质较高。从科学文化素质来看,青年整体受教育程度在不断提高。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得益于我国义务教育全面普及的良好效果,2020年15~34岁青年人口中文盲的比重仅0.31%。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青年人口整体的受教育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现在,中国既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世界大学阶段学生数量第一大国。1978年大学招生人数为40.2万人,1980年为28.1万人,2000年猛增到220.6万人,2020年达到967.5万人。^[8]虽然处于黄金劳动年龄的青年人口规模正在不断下降,但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规模却在持续上升。这一趋势表明,我国青年劳动力的素质正在不断提高。青年群体受教育年限普遍提升,在知识和技能方面具备较高水平,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素质,推动我国从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型,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

第四,青年群体的家庭结构发生变化,育儿养老压力增加。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自1953年的4.33降至2020年的2.62,呈现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的趋势。家庭代际结构发生变化,核心家庭成为主要家庭模式。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数据显示,我国少儿人口比重下降速度远超其他国家,预计未来10年将持续下降,青年人口数量也将长期缩减^[7]。2022年,我国已步入总人口负增长阶段,老年人口数量持续增加,比重迅速上升,成为增长最快的群体。在少子化与老龄化的双重压力下,青年群体的抚养比上升,赡养与育儿压力不断增大,正成为青年群体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将对人口高质量发展构成更严峻的挑战。此外,我国拥有庞大的青年流动人口,青年人口与老年人口居住分离,家庭户规模缩小,独居青年和空巢老人数量同步增长。农村地区空巢老人问题尤为严重,传统家庭养老功能严重削弱。在缺乏青壮年人力资源的情况下,农业农村发展和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

第五，青年群体的网络使用率较高，具有明显的创新活力。当今社会，互联网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它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社会交往范围，丰富了人们的个体生活体验，并显著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青年群体作为在互联网高速发展背景下成长的一代，其生活习惯、思想观念乃至身心健康都受到了互联网的深刻塑造，被视为我国的“数字原住民”。与此前的世代人群相比，青年群体拥有更多的互联网接触和应用的机会，因而在互联网使用技能上具有显著的优势。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23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7.5%，其中，20~39岁网民占比近40%^[9]。青年群体作为中国网络社会的主要行动力量，不仅率先体验和积极参与数字技术及数字平台，还担任新技术、新模式、新应用、新文化的推动者和创造者，日益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创新驱动力和核心力量^[10]。

第六，青年群体结构分化，职业发展更加多样。随着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调整，我国涌现出大量新职业与新业态，为青年群体提供了更为灵活多元的职业选择与空间，也催生了以青年为主体的新职业群体。201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74个新职业。从相应数据显示，新职业青年的择业集中于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并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的影响下，在工作方面愈发呈现出数字化、标准化的特征^[10]。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新业态与新模式持续涌现，引领了职业领域和就业方式的深刻变化，促使大量知识与技术密集型新职业的出现，青年群体选择灵活就业的比例提高。同时，在新业态环境中，青年群体面临的职业生态呈现出一种高度的内卷化现象。青年群体的工作方式逐渐趋向于原子化的状态，社会关系也呈现出同质化的趋势。这些变化导致青年群体产生焦虑、躺平或安全感不足等社会心态，进一步催生了更为个性化、多样化的生活方式与需求。

第七，青年群体就业创业所面临的竞争和压力较大。当前，我国青年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受到就业率下降和创业压力的双重制约。2023年，我国研究生毕业人数为101.5万，普通高校毕业生、职业本专科人数为1047万，就业供需矛盾突出^[11]。对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已高度饱和的高技能、高薪岗位无法满足逐年增加的毕业生就业需求。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报告指出，青年失业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挑战，多数国家毕业生劳动力增长速度已超过市场需求的增速^[12]。当前，我国青年失业率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30年来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受疫情影响，近三年有不同程度的攀升，青年人力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利用。青年群体的就业与创业困难问题主要源于结构性失业，即劳动者知识技能和区域分布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匹配度较低。此外，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凭借丰富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薪酬水平，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年，而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却面临青年劳动力短缺问题，这加剧了地区发展差距等方面的问题。青年个人发展需求与国家发展需求不尽一致，青年人口红利尚未充分释放。

三、人口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构建青年发展型社会应关注的核心议题

第一，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研究。伴随新型城镇化的

推进,我国以青年人口为代表的流动人口的规模不断扩大,新老问题交织于从“乡土中国”到“迁徙中国”的转变过程中^[13]。《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将青年的社会融入和社会参与列为需要重点关注的十个发展领域之一。社会融入能够为青年流动人口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对提升青年的获得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社会参与是流动青年人口适应和融入流入地社会的重要方式,是衡量社会融入的核心内容^[14]。当前,青年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情况整体偏低,在以参与社会活动和公共事务管理活动为代表的行为融入普遍较差^[15],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与热情并不高,在社区型参与、公众型参与和网络型参与方面,流动青年的参与水平仍较低^[16]。如何畅通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组织和动员青年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如何完善青年志愿服务综合激励保障机制,以吸纳更多青年参与社会志愿服务,是当前构建青年发展型社会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

第二,数智化时代青年群体的职业发展研究。青年群体是创新发展的中坚力量和重要支撑,青年群体的高质量充分就业对于增进民生福祉、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基础性作用。数智化时代,新旧职业更替速度不断加快,职业体系发生深刻变革,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与产业的快速发展为青年的职业发展带来了众多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可能对青年的就业与职业发展造成冲击。数字经济通过增加低技能要求就业岗位供给来吸纳就业,使得众多从业人员处于低技能化与去技能化的情景之下^[17],传统劳动力被人工智能技术取代的风险变得愈加突出。青年群体是潜在的较易遭受人工智能技术冲击的群体,人工智能技术有可能加剧青年就业竞争、扩大青年收入差距以及影响青年身心健康^[18]。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对青年群体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工信部发布的《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发展报告》指出人工智能产业对于人才的教育背景、工作经验等方面具有较高的标准和要求^[19]。因此,如何积极引导青年适应新兴技术与产业对其职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如何为青年群体提供与人工智能产业需求相匹配的教育和培训,帮助青年实现知识更新、技能提升,为青年提供更多的高质量就业机会是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拓展的重要议题。

第三,新业态青年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保障研究。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了以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为特征的新经济的快速发展,并同时催生出了新的就业形态。新业态吸纳了数量庞大的青年从业者,他们成为我国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的就业方式相比,新业态下的就业具有“无固定时间”“无固定工作场所”“无固定收入”的“三无”特点^[20],同时新就业形态也带来了劳动关系和劳动方式的深刻变化,“去雇主化”就业和“非雇员化”用工是其主要特征^[17]。劳动者与平台企业或相关的劳务、工作事项发布单位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相关从业人员及其劳动也因此不受劳动法的规制和保护,劳动关系归属模糊、劳动风险加大、缺乏社会保障支持等突出问题,让该类群体劳动权益面临“保护网络的缝隙跌落”困境^[21]。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中央宣传部、国家民委、共青团中央等17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也对“健全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机制”提出了要求。因此,如何通过制定完善政策法规,构建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切实维护新业态青年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是当前迫切需要关注的议题之一。

第四，数字化时代下青年群体的文化观念与社会心态研究。青年是标志时代最为灵敏的晴雨表，青年社会心态对于认识和把握社会运行的状况和存在问题，研判和预测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普及，数字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之一。青年群体作为数字原住民，出生在数字化时代，其文化观念和社会心态受到数字化平台与媒体的深刻影响。在互联网媒介的传播作用之下，诸如“佛系”“摆烂”“躺平”等亚文化发展传播迅速，影响力日益扩大^[22]，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青年群体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重视对青年群体在数字化时代下的文化观念和社会心态描述、分析和阐释，并对未来青年的社会心态进行预测与把握，及时将理论认识或学术研究成果运用到促进青年社会心态治理的干预实践中，有助于制定和完善有关优化青年社会心态和提升青年心理健康水平的社会政策，为促进青年身心健康成长发展营造宽松且包容的空间。

第五，低生育社会下青年群体的婚恋观和生育意愿研究。青年群体的婚恋与生育问题是人口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当代青年的婚育困境表现在单身率高、平均初婚和初育年龄推迟、结婚、生育意愿下降等方面^[23]。理解当代青年的生育观是认识当前超低生育率的关键，对青年群体的婚恋观和生育观的科学研究是缓解青年婚恋生育养育难题的重要前提。在当下青年的婚恋和家庭观念中，大部分青年仍然将婚姻和生育看作生命历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但生育的动机已发生了由工具性动机逐渐转向价值和情感动机的渐进式变化^[24]。提振生育水平不仅需要健全完善生育养育保障体系、降低或分摊生育成本，更要加强对青年生育观和家庭观的教育引导^[25]。中共中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和《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均对“加强青年婚育观、家庭观教育和引导”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对青年生育和婚恋观念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探究，并尝试分析其背后的形成原因，以期有针对性开展干预提供依据。对于青年群体的婚恋观和生育意愿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们对于婚育的态度和行为，以及他们对于婚育的考虑因素、婚育决策的动因和影响，以及对于社会支持和政策措施的需求，这对于制定育儿津贴、家庭照顾假等相关政策和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六，老龄化新国情背景下的家庭代际实践与养老功能研究。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我国家庭户规模呈持续下降态势，家庭户平均规模已降至3人以下，家庭结构和功能发生了变化。在当前的家庭代际关系中，中国家庭传统的“反馈模式”^[26]得以延续，但也呈现出代际反馈不平衡和相对延迟的新特征^[27]。在现代社会中，虽然家庭趋向结构简单化、规模小型化、养老功能弱化，但青年群体依然传承了家庭养老观念，大都认为家庭中子女应当承担对父母的养老责任^[28]，依旧把赡养父母作为自己应尽的孝义，表现出强烈的家庭养老责任感。然而，在老龄化少子化并存和“一老一小”照顾需求叠加的双重背景之下，家庭往往难以兼顾老与小的照护责任，家庭面临着养老、养小和工作三者无法平衡的困境^[29]。因此，如何将家庭养老嵌入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多元养老服务中，通过多元养老服务供给为家庭养老提供补充与支持，构建出更符合实际需求的养老供给体系，减轻青年赡养老人的压力，也是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

青年时期是个体发展的关键时期,其在不同阶段往往面临着教育、就业等个体层面与婚姻、住房、养老、育儿等家庭层面的多样化、多层次的发展需求。除上述提及的问题外,如何构建符合青年成长规律的全生命周期保障体系、如何提升青少年身体健康素质与心理健康水平,以及如何有效保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等议题,也是人口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青年发展型社会构建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四、人口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构建青年发展型社会的主要思路与路径选择

(一) 主要思路

一是以人为本、全面发展,以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为核心要旨。要充分关注和把握我国青年人口规模与结构的动态性变化,尊重青年的成长规律,引导青年发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广大青年的新期待相适应,为青年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空间,促进实现青年的全面发展。

二是规划引领、突出重点,加强前瞻研究规划,瞄准重点领域与核心议题,丰富青年友好政策。要将促进青年全面发展纳入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战略全局,关注青年发展中的重点问题和重点领域,持续开展对涉及青年发展的核心议题的科学研究,了解青年人口的数量、结构、特征以及其所面临的问题和需求,及时进行问题研判和趋势预判,不断加强政策规划的前瞻性和指导性。

三是系统推进、汇聚力,坚持系统观念,汇聚各方合力,健全完善全社会青年发展工作机制。要进一步充分发挥青年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在青年发展型社会构建中的重要作用,提高系统思维能力,做好统筹兼顾,明确各方主体在青年发展型社会构建中的职责任务,加强信息共享和交流,汇聚服务青年合力。

四是突出主体、注重保障,坚持青年主体地位,从青年视角出发构建支持保障体系。要尊重青年的主体意识和发展需求,兼顾青年的时代特点,在政策制定和实践过程中要充分考虑青年的参与和意见,并积极回应青年群体的关切和需求,及时优化调整相关政策与保障体系。

五是立足国情、创新特色,借鉴国际经验,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打造青年发展型社会“中国方案”。青年发展是世界各国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要学习借鉴国际社会在促进青年发展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坚持立足我国现实国情和发展实际,研究制定针对中国青年发展的长远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

(二) 路径选择

第一,营造良好氛围,在代际共融发展基础之上倡导青年优先发展的新理念。要坚持“统筹不同年龄群体的利益诉求,促进代际共融与社会和谐”^[30],通过搭建代际交流平台,促进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消除代际隔阂,推动代际共融,培育包容支持的社会氛围,通过媒体宣传、公益活动等方式,营造尊重青年、关爱青年的社会风尚,持续开展青年优先发展理念宣传推广工作,以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为引领,将青年优先发展理念融入城市

发展战略，为青年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第二，优化顶层设计，优化青年发展战略规划与政策制度体系。自2017年《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发布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围绕青年发展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划，为我国青年发展事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2022年，共青团中央等十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全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开始全面铺开，各地纷纷跟进出台地方性政策规划与实施方案。然而，现有地方规划方案主要以参考中央或省级规划为主，与地方发展实际和城市特色结合较少，政策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有限。因此，在优化完善青年发展战略规划与政策制度体系的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在开展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试点经验与地方发展特点构建政策支持体系，推动青年发展政策更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

第三，加大资金投入，构建符合青年发展规律的全生命周期社会保障体系。要将青年发展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强与各专项规划衔接协同，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通过设立青年发展专项基金等方式加大对青年发展事业的支持力度。要尊重青年的成长规律，关注青年生命周期特点，明确青年在教育、住房、健康、婚恋、生育、养老、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全生命周期保障体系。住房方面，需要加快完善住房保障体系，通过住房补贴制度、建设青年人才公寓等形式多样的方式方法解决青年群体的住房困难。医疗保障方面，需要完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降低医疗费用负担，为青年群体提供更加全面和专业的医疗服务。教育方面，可以设立青年人才培养基地和青年人才项目，为青年人提供全方位的学习和发展机会，加强对青年群体的教育和培训，积极开展青年人的就业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就业竞争力和适应能力。结合青年成长发展规律构建全生命周期保障体系，为不同年龄段的青年提供差异化的支持和保障，为青年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与条件。

第四，完善监测评价，建立健全青年发展型社会监测评价体系。要加快构建客观科学、层次分明的青年发展型社会监测评价体系，适时对各项政策和措施进行评估和考核，以推动试点工作的持续改进完善。一是需要建立科学、客观、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要选取具有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的指标来客观衡量青年发展型社会的建设情况和成效，同时相应指标还应具备可长期考察的特点，以便开展追踪性监测和评价。二是需要完善数据收集和监测机制。相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数据采集和监测系统，并通过加强相关数据共享和开放，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和公众提供数据支持，以科学研究反哺推动青年发展型社会建设实践。三是要建立科学的评估方法和指标权重体系。针对青年发展的不同领域和指标，需要制定相应的评估方法和权重体系。同时，评价方法要注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综合考虑多种因素，避免片面和单一的评价结果。四是青年发展型社会监测评价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任务，需要建立长效运行机制来确保监测评价的连续性和有效性。同时，要加强对监测评价结果的利用和反馈，推动相关政策和措施的落地和改进。

参考文献

- [1] 闫臻. 青年友好型城市的理论内涵、功能特征及其指标体系建构[J]. 中国青年研究, 2022(5): 5-12.
- [2] FENG X, WAN X, WANG E. Study on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Youth-Friendly Cities [C] //2022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rt and Human Development (ICLAHD 2022). Atlantis Press, 2023: 382-388.
- [3] HENNIG S. Child-and youth-friendly Cities: How Does and Can Crowdmapping Support Their Development? [J]. Articulo – revue De Sciences Humaines, 2019.
- [4] 陆杰华, 林嘉琪. 中国人口新国情的特征、影响及应对方略——基于“七普”数据分析[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1(3): 57-67.
- [5] 周学馨. 人口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与进路[J]. 探索, 2023(4): 29-40.
- [6] 何雄浪, 史世姣. 人口流动、环境规制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J]. 财经科学, 2021(12): 78-91.
- [7]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EB/OL]. [2024-02-29]. https://population.un.org/wpp/Publications/Files/WPP2022_Data_Sources.pdf.
- [8] 张翼. 中国青年人口的新特征——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 青年探索, 2022(5): 5-16.
- [9] 中央网信办. 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4-03-29) [2024-03-29]. https://www.sohu.com/a/767666050_121884888.
- [10] 陈丹引. 数字获得感: 基于数字能力和数字使用的青年发展[J]. 中国青年研究, 2021(8): 50-57.
- [11]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4-02-29) [2024-04-29].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2/t20240228_1947915.html.
- [12]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Youth 2020: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Jobs [EB/OL]. (2020-03-09) [2024-02-29].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737648/lang--zh/index.htm.
- [13] 穆光宗, 侯梦舜, 尹书山, 等. 青年强则国强: 青年人口学前瞻与优化青年人口发展[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2): 5-28.
- [14] 张文宏, 雷开春.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08(5): 117-141.
- [15] 何怡萱, 刘昕. 青年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研究——基于2017年北京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J]. 湖北社会科学, 2020(1): 61-68.
- [16] 邓智平, 郑黄烨. 流动青年的社会参与及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3(4): 90-100.
- [17] 方长春. 去技能化与再技能化: 新就业形态与青年职业发展[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3(16): 16-25.
- [18] 刘永谋, 彭家锋. “AI失业”对当代青年的影响及其应对[J]. 青年探索, 2023(1): 43-51.
- [19]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发展报告(2019-2020年版)[EB/OL]. (2020-03-29) [2024-02-28]. <https://www.miitec.cn/home/index/detail?id=2249>.
- [20] 钟仁耀. 新业态就业人员的劳动保障权益如何维护[J]. 人民论坛, 2021(27): 68-71.
- [21] 徐新鹏, 袁文全. 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研究[J]. 中州学刊, 2023(1): 61-69.
- [22] 马中红, 胡良益. 互嵌、分歧与可见: 网络青年亚文化发展新趋势[J]. 青年探索, 2021(5): 18-27.
- [23] 陆杰华, 郭荣荣. 代际社会学视角下新时代青年群体研究[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3(2): 26-34.
- [24] 李婷. 当代青年生育观的多重向度[J]. 人民论坛, 2023(15): 22-27.
- [25] 洪明, 石佳欢, 杨鑫. 从婚恋观到家庭观: 提升生育意愿的视角转换[J]. 青年探索, 2023(2): 49-63.
- [26] 费孝通. 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3(3): 7-16.
- [27] 李君甫, 饶曼莉.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新反馈模式——基于城市青年婚房购买的研究[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3): 107-120.
- [28] 侯慧丽. 责任与期待: 中国青年的养老观念及代际差异[J]. 当代青年研究, 2023(2): 38-50.
- [29] 钟晓慧, 彭铭刚. 养老还是养小: 中国家庭照顾赤字下的代际分配[J]. 社会学研究, 2022(4): 93-116.
- [30] 教育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的意见[EB/OL]. (2013-12-30) [2024-02-26].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9/201401/t20140107_161985.html.

责任编辑: 罗飞宁